

沉默（代表20世纪日本文学高峰）

产品名称	沉默（代表20世纪日本文学高峰）
公司名称	南通翰瑞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价格	18.00/本
规格参数	题材:文学 作者:(日)远藤周作著,林永福译
公司地址	如皋市如城镇水绘园景区东入口商业广场5号4室
联系电话	86 0513 87303099 13862737271

产品详情

题材	文学	书名	沉默（代表20世纪日本文学高峰：一部为千百万人打开心灵纠结的书）
作者	（日）远藤周作著，林永福译	出版社	南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9-8-1	版次	1
正文语种	中文	页数	237
开本	32开	书号	ISBN：9787544244411
图书定价	22.00		

编辑推荐

诺贝尔文学奖错失的不朽名著 代表20世纪日本文学高峰 简体中文版首次出版 13种文字在美英法德意韩引起巨大轰动 英美当代两大文豪格雷厄姆·格林 约翰·厄普代克联袂推荐 一部为千百万人打开心灵纠结的书！ 同名好莱坞大片即将全球公映 著名导演斯科塞斯执导 两届奥斯卡影帝丹尼尔·戴·刘易斯主演 每次阅读都给人巨大的冲击和感动：剧烈的冲击有如要挤碎人的身体，无边的感动则几乎令人窒息。——《朝日新闻》

内容简介

德川幕府禁教时代。长崎海边村庄。葡萄牙耶稣会教士洛特里哥偷渡日本，暗查恩师因遭受“穴吊”而弃教一事。在传教与寻访的艰难过程中，洛特里哥经历了信仰与反叛、圣洁与背德、强权与卑微、受难与恐惧、坚贞与隐忍、挣扎与超脱等连绵冲突，最终在查明老师“叛教”真相的一刻，获得了对信仰的诠释与体验，向无边苍穹敞开了心扉……

作者简介

远藤周作（1923-1996）日本著名作家，日本信仰文学的先驱。作品中渗透着关于生命、人生、社会、文化、历史的浓厚思考和沉重追问，在日本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枢纽地位，代表了日本20世纪文学的最高水平。出生于东京一个天主教家庭，10岁时接受洗礼，深受天主教思想的影响。1954年，处女作《到雅典》初试啼声，正式登上日本文坛；次年，短篇小说《白人》荣获芥川文学奖；1958年，长

篇小说《海和毒药》荣获新潮文学奖和每日出版文化奖……1993年，一生的压轴之作《深河》出版，次年获每日艺术奖。1995年，因一生巨大的文化影响被授予日本文化勋章，次年病逝于东京。临终之前特嘱亲人，死后将《沉默》《深河》两书放入灵柩之内，自己将与两书永生相陪。《沉默》代表了作家创作最高水平，巨著于1966年隆重出版，次年即荣获谷崎润一郎奖。此后，随着陆续翻被译成十数种文字传至欧美越来越多的地方，受到全球专家、读者和媒体的如潮好评，被誉为“代表日本20世纪文学的高峰”。作为代表作，《沉默》深刻探讨了东西方文化差异，受到读者与媒体的至高评价，诚如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评价：“堪称战后日本文学代表作。”作品曾被搬上银幕，大获好评。2009年，国际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重新改编，隆重拍摄，一时世人期待。

目录

前言第一章 薛巴斯强·洛特里哥书信(1) 第二章 薛巴斯强·洛特里哥书信(2) 第三章

薛巴斯强·洛特里哥书信(3) 第四章

薛巴斯强·洛特里哥书信(4) 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天主教住宅官差日记后记远藤周作年表
媒体评论

远藤周作是20世纪最好的作家，《沉默》堪称战后日本文学代表作。——格雷厄姆·格林(英)这部非同凡响的杰出作品，忧郁、冷峻、深沉、雅致，引起心灵深处的共鸣。——约翰·厄普代克(美)一文辞优美、叙述清新的不朽杰作。——《纽约时报》(美)每次阅读都给人巨大的冲击和感动：剧烈的冲击有如要挤碎人的身体，无边的感动则几乎令人窒息。——《朝日新闻》(日)作品涉及罪责、救赎与信仰的核心，隽永而深刻。——《华盛顿邮报》(美)以萦绕一生的宗教关怀为主题，冷峻的文字背后是历史的温暖。——《卫报》(英)书中的背叛与忠诚、宽恕与悲悯、东西方思想的碰撞，以及个人的思想与命运的变迁，向我们揭示了文学可能开拓的广阔精神空间。——宫坂觉(日本教授)《沉默》与《深河》可谓远藤周作的两座高峰。——林水福(翻译家)一部无与伦比、完美无暇、必须一生阅读的杰作。——亚马逊英国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薛巴斯强·洛特里哥书信(1) 主的平安。基督的荣光。我们在去年十月九日抵达卧亚。五月一日从卧亚到澳门，这些事前一封信中已向您报告过了。在艰苦的旅途中，同事赫安提·圣·马太深为疟疾发热发冷所苦，体力消耗甚大，只有我和弗朗西斯·卡尔倍在这所传教学院受到真诚的款待，体力充沛。不过，这所学院的院长——十年前就住在这儿的范礼安神甫——一开始就反对我们去日本。我们在可以眺望全港口的神甫居室中讨论这件事时，神甫说：“我们必须放弃派遣传教士到日本的念头。对葡萄牙商船而言，海上的航行极为危险，到达日本之前还会遭遇到几个障碍。”神甫的反对极为有理，因为自一六三七年之后，日本政府一直怀疑岛原之乱与葡萄牙人有关，不只是全面断绝通商，而且从澳门到日本近海的海上，常有新教徒的英国军舰出没，对我商船加以炮击。“可是，靠着神的护佑，我们的偷渡说不定会成功。”赫安提圣·马太眨眨充满热诚的眼睛说。“那里的信徒现在失去了司祭，就像一群孤立无援的羔羊。无论如何，应该有人去鼓起他们的勇气，不要让信仰的火种熄灭。”这时，范礼安神甫歪着头，没说话。看得出来，他一直对身为上司的义务和日本可怜的信徒被逼迫的命运，深深感到懊恼。老司祭手肘靠在桌上，用手掌支撑着额头，沉默了好一阵。从神甫的房间看得到遥远的澳门港，在夕阳照射下海变成红色，帆船如黑渍点点浮在海面上。“我们还有一样工作，那就是探寻我们的老师费雷拉神甫是否安然无恙。”“关于费雷拉神甫的行踪，后来消息杳然。有关他的消息都不明确，我们连分辨真伪的能力都没有。”“这么说，他还活着喽。”“这也不太清楚。”范礼安神甫嘘了一口气，分不清是吐气还是叹息。然后，他抬起头来。“以前他会定期寄送书信来，自从一六三三年之后就中断了。他究竟是不幸病死了，还是被送入了异教徒的牢狱里，或者如你们所想象已光荣殉教，抑或仍活着但没有途径寄书信，现在什么都不明确。”那时，范礼安神甫对谣传中费雷拉神甫屈服于异教徒的拷刑一事未置一词。他是否也跟我们一样，不愿把那样的猜测加诸昔日同事的身上呢？“不仅如此……”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现在日本出现了令天主教徒头疼的人物，他叫井上。”井上这个名字，我们是第一次听到。范礼安神甫说，跟现在这个井上比起来，前任的长崎奉行，即残杀许多天主教徒的竹中，不过是个残暴的、有勇无谋的人罢了。为了记住不久后登陆日本可能会碰上的这个日本人，我们把他的名字重复念了好几遍。从九州来的日本信徒最后送来的书信中，范礼安神甫对这个新奉行多少有点认识。据说，岛原之乱后，镇压天主教的实际负责人就是这个井上。他跟前任的竹中完全不同，他狡猾得像条蛇，常常利用巧妙的方法使以往对威胁、拷刑毫不畏惧的信徒们一个个地弃教。“可悲的是，”范礼安神甫说，“他，曾经皈依和我们相同的宗教，还受过洗呢！”对这个迫害者，我想以后还会跟您报告……结果，就上司而言极为慎重保守的神甫，被我们(尤其是卡尔倍)的热诚感动，最后准许我们偷渡赴日。大局已定。为了教化日本人，为了主的荣光，今天我们总算来到东方。今后的行程，可能遭遇到的困难阳

危险，恐怕不是从非洲到印度的船旅所能比拟的。不过，当我想起“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和“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这些话时，就觉得种种危险、困难毫不足道了。澳门，如前所述位于珠江的出口，城市由散布在港湾人口的岛屿构成。这个城市跟其他东方城市一样，并没有城壁环绕，分不清哪里是城市的边界，如灰褐色尘芥的中国房子到处可见，反正跟我们国家的任何都市、城镇都不一样。人口据说有两万左右，其实是不正确的。唯一会让我们兴起怀乡情怀的，是位于市中心的总督府和葡萄牙式的商馆以及小石子路。炮台的炮口朝向港湾，幸好连一次都未使用过。中国人大半对我们的宗教漠不关心，关于这点，日本的确像圣方济各·沙勿略所说的“是东方国家中最适合天主教的国家”。可是讽刺的是，日本政府锁国政策的结果，却让远东的生丝贸易完全由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独占。因此，澳门港今年的输出总额是四十万舍拉芬，远超过前年和去年的十万舍拉芬。今天，在这封信里，我要向您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昨天终于碰到了一名日本人。听说以前澳门曾经有相当多的日本修道士和商人前来，自从日本施行锁国政策之后，他们就不再来了，连少数残留者也都回国去了。我们请教过范礼安神甫，他也说这城市已无日本人居住，但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我们认识了一个混在中国人当中的日本人。昨天下雨，我们到中国人住的地区找寻偷渡到日本的船。我们一定要找到一艘船，还要雇船长和水手。雨天的澳门看来更加凄凉，海和街道都被淋成灰色，中国人都躲到狭窄的小屋子里，满是泥泞的路上不见半个人影。看到这样的街道，不知怎的，我想起人生，感到悲哀。我们找到经由介绍的中国人，说明来意之后，他马上说，有一个日本人想从澳门返国，随即答应我们的要求，叫他的小孩去请日本人来。对我生平头一回遇到的日本人，要怎么形容他才好呢？一个跌跌撞撞的醉汉走进屋里。这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叫吉次郎，年龄大约二十八九岁。从他对我们的问题的勉强回答中，知道他是靠近长崎的肥前地方的渔夫，岛原之乱前在海上漂流时，被葡萄牙船只所救。虽然他喝醉了酒，一双眼睛仍充满狡猾的神色，我们交谈时，他常把目光避开。“你是信徒吗？”卡尔倍这么一问，他突然静默不语。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卡尔倍的问题会使他不高兴。起初他似乎不太愿意说，后来在我们的恳求下，他才慢慢说出九州地方天主教徒被迫害的情形。他在肥前的仓崎村看过二十四名教徒被藩主处以“水磔”。所谓“水磔”，是在海中竖立木桩，把犯人绑在木桩上，涨潮时，海水淹到大腿处，犯人逐渐疲惫，大约一个礼拜左右就会痛苦地死去。像这么残酷的方法，说不定连罗马时代的暴君尼禄都想不出来呢！谈话中，我们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即，吉次郎对我们讲着令人战栗的情景时，他的脸部突然扭曲，闭口不言，然后挥挥手，仿佛要从记忆中驱走恶魔。或许，在遭受到“水磔”刑罚的二十几名信徒中有他的亲朋好友。我们可能触到他的伤心处了。“你一定是信徒。”卡尔倍步步紧逼，“我说对了吧？”“不！”吉次郎摇摇头，“不！我不是。”“听说你想回日本，很幸运，我们有足以购船、雇水手的钱，因此，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到日本……”听到这里，这个因酒醉而眼睛黄浊的日本人，突然露出狡黠的目光，在屋角抱着膝盖，为自己辩解似的说，是为了探望故乡的亲人才想回国。我们有我们的打算，马上跟这个胆小的男子谈条件。在这有点脏的房子里，有一只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他喝光的酒瓶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反正我们登陆日本后，连方向都摸不清，必须有人替我们联络，找到能够掩护我们、帮助我们的信徒。我们需要这个男子当我们最初的向导。吉次郎抱着膝盖面向墙壁，对这个交换条件考虑良久，最后终于答应了。对他而言，这是危险性相当大的冒险，但他也知道，一旦放弃这次机会，很可能一辈子都回不了日本。靠着范礼安神甫的帮助，眼看着有一艘大帆船就要到手了，哪知道人的计划是多么脆弱、不可靠呀！今天接到船被白蚁蛀坏了的报告，而这里几乎买不到铁或沥青……这封信是每天断断续续写的，因此，好像没日期的日记，请您耐着性子阅读。一个礼拜前，我已跟您报告过我们到手的帆船被白蚁蛀坏的情形相当严重，幸好托神的护佑，已找到克服困难的方法。我们打算暂时在船的内侧钉上木板，航行到台湾，如果这种应急措施行得通，就直接到日本。此外，还要祈求主的庇护，不要让我们在东海碰到暴风。今天我要向您报告一个坏消息。上次信中已向您报告过圣·马太在长途旅行中体力消耗殆尽，罹患疟疾，最近他又发高烧，起恶寒，躺在传教学院中的一室。我想您可能想象不出从前健壮的他现在瘦成什么样了。他的眼睛红肿，湿巾刚放到额头上片刻就烫得像是刚从热水里捞起来似的。他现在这样要到日本是不可能的。范礼安神甫也说，如果不把他留在这里疗养，就不准其余两人出航。